

# 江畔青山印夢稠

## 茶原先生的篆刻分期與捐贈故宮的五十方印

游國慶

圖中轍跡我曾遊，江畔青山印夢稠。心事總如波上下，行蹤判與世沉浮。  
潭邊靜影雲消漢，林際枯黃韻入秋。為問故人今好在，將煙和淚畫滄洲。

——茶原先生「畫信江圖成」詩

**引子**  
作為一位能入古出新的傳統文人，江兆申先生在學術上開啓了中國繪畫史的許多研究方向與方法；在藝術上則一直從事「詩、書、畫、印」的創作堅持，以達致前人所羨稱的

「四絕」境界。  
其中「印」（篆刻）是他最早成熟且足以謀生的技藝，漢代揚雄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爲」，明清以來文人治印，遂不免也用「餘事」看待，江先生稱贊齊白石的書印：

字如鑄鐵堂堂在，印似銘埽草草成；不獨丹青工造化，即令餘事亦驚人。

而他在對待篆刻一事則說「好將餘事作波瀾」：

力不猶人惜羽翰，好將餘事作波

瀾。鉛刀十割銷鋒鏑，莫當雕蟲小技看。

塵埃野馬具樊籬，海運榆槍兩不知。休執管窺成豹訟，須思北北是南時。——童子雕蟲篆刻，不意棲遲至老，點檢舊時印稿，而感慨系之。甲戌（七十歲）

在「揭涉園」印側，也牽憶起不少幼時治印的塵夢。款題云：

甲戌冬，茶原刻。  
善淵工治石而未嘗見余秦刀，因作斯刻示之。

兒時樂此，長遂棄去，今投老為之，不知是何等乘禪也？乙亥再記。

甲戌冬至乙亥，或即在民國八十四年一、二月春節前後，時先生七十一歲。

甲戌詩題云：童子雕蟲篆刻，不意棲遲至老，點檢舊時印稿，而感慨系之乙亥印款云：兒時樂此，長遂棄去，今投老為之，不知是何等乘禪也？而先生於丙子七十二歲溘逝，自民國八十年九月退休迄八十五年五月的四年多時間，江先生在「揭涉園」

整理舊作，加題了不少邊款，也刻了不少印章，大概除了早年的鬻印時期、青壯年的海嶠印集時期，就屬這退隱的晚年時期治印最多了！暮年思故舊，「投老為之」，是人之常情，然而「雕蟲篆刻」究竟在江先生心中佔據何許地位？「好將餘事作波瀾」、「莫當雕蟲小技看」兩句似已道盡心緒了！

### 篆刻著錄與分期

許多篆刻家在印側署上年款，可以清楚判定鐫刻的年代，由這些清楚年份的印面，再歸納出印人各期風格的轉變，整理江先生印作的第一項難處在於多數印邊無款，第二項難處在於早期印風已成熟，後來印風的轉變也不大。

針對前者，我們儘量尋找目前能見的出版品與原印拓本【參附表】，以其出版或鈐拓年份為界限，結合部分有款印章與書畫上的自用印記，並依〈年表〉（見收於《嶽鎮山靈——江兆申書法特集》）事蹟作初步的分期；當將各期諸印詳細鋪排對比之

後，其第二項難處之印風轉變的細膩處自然呼之欲出。

此次捐贈故宮的五十方印石（一方兩面印，故有五十一個印面），涵蓋其各期印作，我們結合其年表、歷來發表的印集印拓、書畫作品上的鈐印，以及時人研究的論述資料，嘗試將其所有印作分期編年，並將這五十一印納入其中，以期勾勒出江先生篆刻生涯的軌跡。

### 家學自學期（一至三十七歲）

——存印二十三方／贈印一方

從〈年表〉所記，知先生家學：父親江吉昌先生工書法篆刻。七歲侍母學書，在家偶事雕刻。九歲隨四舅父謁見黃賓虹先生，偶為人書扇面及對聯，頗受老輩獎譽。十歲，偶為人治印，受篆刻名家鄧散木先生稱賞。至十一歲，即鬻印補助家用。十二歲繼續鬻印並為人刻碑、為人鈔金石款識集聯。故十三歲時得許承堯先生贈詩曰：「……亭亭擢奇秀，十三工作書，腕力漸勁健，篆刻亦已幼，古來千宵材，皆自尺寸始」。此後因工

作，促成風格的成熟，除了戰國秦漢的古璽印封泥，浙皖各家、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趙古泥、鄧散木、喬大壯等前人外，對於海嶠印友如王壯為、曾紹杰、張直厂、吳平等人的篆印也頗多揣摩，故其作品自然流瀉多元的風貌，而又以切澀的線質、略生略折略方略拙的結體，在眾人中自具特色。

因「海嶠印集」而使江先生印藝一大躍進，而「海嶠印集」也倚仗先生椽筆不少，如三十八歲作《海嶠印集首展敘》：

海嶠印集既集之明年，而有印譜之刊行，論者以為：篆刻之事歸之市



鬚髮須彌

肆迄已多年，惟求使用於一時，譎文甚乖於六體，茲集之行也，於振頹風規謬失，其功有不可沒者存焉。夫集論求益，庶能修己；周寬評品，議或假人，於是越一年而有集展，選劉改之詞為會刻，朱白並采，籀篆分施，都為一幅，其餘諸人散刻，人名為集，依其年齒，以次懸列。

技術雕蟲，功無止境，擁茲蔽帚，安敢自珍？惟今大盜潛張，文字竄改，興偽說而殘舊史；劍別體以奪六書，懷國故之存亡，雖一藝而猶起，此諸子之所以奮激而興者也。

烏虜！簡冊未焚，見車書之不滅；春陵氣盛，定炎漢之將隆，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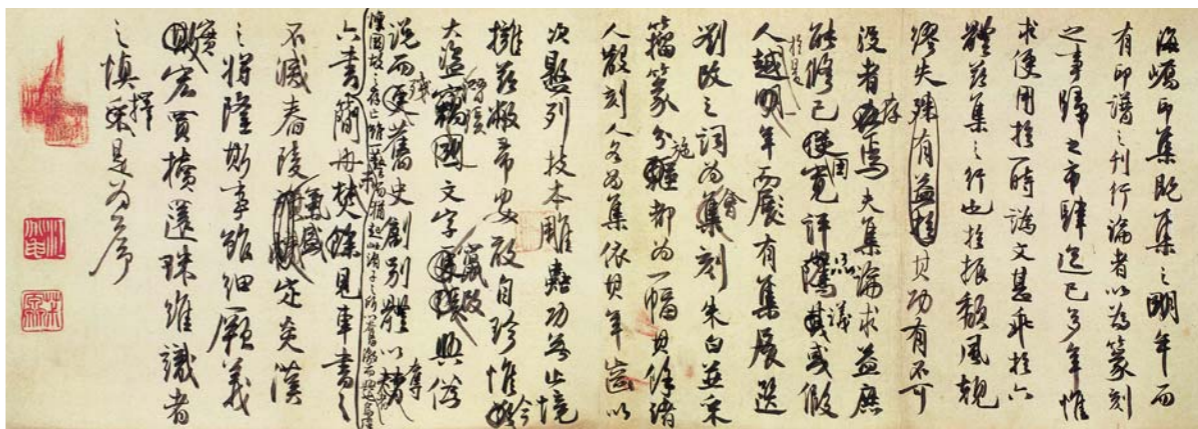
雖細，厥義實宏，買續還珠，維識者之慎擇，是為序。

同時出版之《海嶠印集一集》，其〈弁言〉亦江先生撰稿（附語：兆申作、問天書）

印信之用，源流往古，先秦鈿節、兩漢鑄銅，資為後式。然範金、切玉，職有專司，自花乳石出，乃為士人餘事，治印之學，於是乎大盛。同人等寢饋於斯，大率數十年，第以人事紛繁，專攻有間，商量討論、獨往難工，於是時為小聚，共出其所笈藏，互為研賞，觀摩往哲、用宏今學。

自今春發歲以來，並定有月課，茲哀集其所作，人各數十枚不等。然或應人求索，印成輒即取去，多無副本，今議印為合集，既可使於留存，兼以就正於海內外諸君子。他山之借，其或啓予，則同人等所引領而新求者也。

這是江先生罕見存世的論印文字。點出「技術雕蟲，功無止境」；「懷國故之存亡，雖一藝而猶起」；「斯事雖細，厥義實宏」；「為士人



海嶠印集序稿 26.5×77 cm 1962

作流轉，印作多佚。

江先生二十五歲渡海來台，二十六歲任教基隆，三十三歲遷宜蘭，三十五歲自宜蘭遷台北，居龍泉街，三十六歲組成「七修金石書畫會」，逐月社集。三十七歲遷居濟南路，其間拜謁溥心畬先生，屢遷屢易其齋名曰「暮雲山館」、「聽雨山樓」、「鶴居」、「履恒軒」、「丐山樓」、「小有洞天之室」等。

在《海嶠印集一集》所附「同集名錄」，記錄了先生早年的篆刻取源：

江兆申：字荃原，安徽歙縣人，三十八歲，沖齡即好刻劃，行動刀鋒自隨器，過手輒毀，大人見其孜孜不已，遂與雜石數十方，得之，乃大喜。邑人曹氏藏秦漢印三百餘枚，一一供觀摩，並贈拓本，旋又得古人印拓多種，頗事稽研，年十三所作已有規範，《藝術雜誌》三卷五期所收「江中學畫」印，即其時所為也，大抵治印以淳樸為尚，佳者渾樸雅茂，頗得古法。

從「邑人曹氏藏秦漢印三百餘

枚：並贈拓本：得古人印拓多種，頗事稽研」，這些重要的學習經歷，他處多失載，卻是江先生印風形成的雄厚根柢。

此期印作雖僅存二十三方，已可見其深入漢印，兼參浙派巴慰祖、董小池，黟山黃牧甫的治印取徑。也有參古璽風格的「崔之雯」、「申韋爵」，唯結字較怪，贈印中的「履恒軒」，江先生二十六、二十八歲刻，七十一歲補款，可以作為此期樸茂漢印風格的代表。

海嶠前期（三十七至四十一歲）——存印二百五十二方／贈印三方

江先生三十八歲加入「海嶠印集」，每月聚會一次，眼界增廣甚多，且在印材極度貧乏的年代，因社友的提供而得大量治印，所以兩年多後——四十一歲，五月在台北中山堂的個展，才有兩百三十多方的印譜展出。我們綜合其他後出資料，錄得此期存印二百五十一方，是先生短期間治印最多、最精進的階段。豐富的創



江兆申 榜書文二聯 370×72×2公分 1971



江兆申 鐵畫樓榜書 93×178公分 1971

贈印中有七方屬此期  
「帶月荷鋤」、「無用之用」。  
四十四歲刻  
二印均錄入《海嶠印集二集》。



無用之用

兩方大印均無款，而會鈐於五十歲獲教育部獎的「依巖」榜書上，再查其他大字：「鐵畫樓」榜書九十三×一七八公分，落款「辛亥冬月茶原

「帶月荷鋤」更列江作之首，知為得意之作，似胎息古玉印之堅勁而出以靜穆，「無用之用」細朱文亦精雅凝煉，似趙（之謙）非趙，似黃（牧甫）非黃，而趙之平穩安詳與精悍錯落，黃之厚實堅拔的線條力度和精研微妙的結字趣味，也常寓於其朱白文印作中。  
「江兆申印」、「茶原近況」四十七歲前刻

江兆申「旁鈐此二印」：

「苔侵蘿徑屐，松覆石林基」丈二大對聯三七〇×七二公分×二，落款「辛亥仲冬月上澣茶原江兆申書於雙谿」下亦鈐此二印（圖版



帶月荷鋤

二石均無署年款，「豪髮須彌」錄在《海嶠印集一集》、「江兆申印存」的第一印，可知是民國五十一年、三十八歲前作（句出自《庚子

秋大風後作》詩，「庚子」為民國四十九年）。後者列於《靈溫館印拓》之首，故必為四十一歲前所刻。前二印面是樸茂的漢印風格，「兆申椒原書畫」左下的破線碎刀，則又未免兼涉鄧散木的路數。「黃山麓漸江原」與鄧石如名印「江流有聲斷岸千尺」相較，可知是善於奪胎換骨者。

餘事」諸端，實亦其畢生對待篆刻的主軸思維。  
贈印兩方「豪髮須彌」（三十八歲前作）與「兆申椒原書畫、黃山麓漸江原」兩面印（四十一歲前所刻）屬此期。

這時期雖短，但因年輕力盛，創作最多，而贈印也多，許多舉足輕重、能提挈其未來的重要前輩的名號齋館，都在其印拓之列，人際關係之建立既廣且切，益以本具的天縱之姿，故爾五十四年五月書畫篆刻展覽之大成，九月之任職故宮博物院為副



兆申椒原書畫、黃山麓漸江原

海嶠後期（故宮前期）  
（四十一至五十五歲）——存印八十五方/贈印七方

江先生於四十一歲進入故宮工作，「海嶠印集」諸友的切磋仍在，但故宮院藏書畫的豐富印記，更開啓廣闊的印章視野，到民國六十四年「海嶠印集」解散，江先生即不參

與外界篆刻事務，專心於故宮研究「唐玄宗」、「楊妹子」、「六如居士」，至四十五歲升任研究員後訪美一年，四十六歲由美返國舉辦「旅美作品展」，四十六歲撰「文徵明年譜」，四十八歲升任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四十九歲籌辦「吳派畫九十年展」三期，五十歲以「依巖」榜書獲教育部獎，五十一歲與曾紹杰赴日本聯展書畫篆刻，在日本期間為日人刻了一批極隨興的作品，究竟是草率將事，抑或縱任墨趣，其創作心境外人不易理解，但或許就因不甚經意所造成的偶然墨韻，使作品別有一番天真的奇趣。五十三歲兼代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五十四歲十一月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兼書畫處處長。

由於可知此期主力在書畫學術研究，治印減少，前段還有不少應人求索的印作，沿續著上一期的整飭而多元博採的印風，愈趨後段，愈見以爽利刀法快切鑿出的峻峭印風，以自用為主，大印尤多，五十五歲在初任副院長後出版的《江兆申作品集》，是其事業與藝術兩巔峰的代表。



江兆申印·張原近況

參巴東《江兆申書法藝術之研究》一八二、一八三頁，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九十三年；可推知至晚於民國六十年辛亥冬、江先生四十七歲前已刻就大對印。至民國八十二年（六十九歲）書巨幅「臥石披雲」三四×九七公分以刊於黃山白雲溪摩崖石刻之作，也鈐蓋這對章，可知其重要性。

前此期間江先生致力明人書畫研究，對其中大印當甚熟稔，或舉明代汪關為董其昌所刻大印為譬（參陳宏勉《老松閱世臥雲壑》文），然江刻之「江兆申印」雖仿切玉法，而雄宕頓挫間有細緻的韻律，不流於光潔近

俗；「椒原近況」印也在渾厚的線條中寄以豐富的筆意提按，更藉由碎刀破邊、切線、鑿點等加工，營造墨韻燥潤與金石風化的古趣。

「晞髮巖阿」、「嘩我為牛」四十九歲刻

「晞髮巖阿」印奇悍雄邁、屈伸錯落，似墨瀋淋漓、漲墨暈積，卻又見奏刀爽利、切鑿明快，允稱合作，故常施於山水畫中為押角一鎮章。

「嘩我為牛」印文布置隨意，用刀草草，應是反寫逕刻之作（江先生早歲治印均正寫布稿薄紙上、俟乾、抑之上石、再奏刀——見《江兆申篆刻集》頁二一。中年以後則多直



嘩我為牛

未及半年，隨即籌辦「吳派畫九十年展」三期跨年之書畫大展，編輯「故宮法書——元人墨蹟」、「宋畫精華」等，至六月以「依巖」榜書獲教育部獎，勞動並著，卻於此際：「甲寅七月」，在「嘩我為牛」石側，密密麻麻地「刻義山律體詩」：〈對雪二首〉、〈辛未七夕〉、〈無題〉、〈錦瑟〉詩，款與印文似不相關涉，但從李義山的生世遭遇、此數首詩的寓意，是否江先生也有類似的感慨，不得不藉由鈔刻其詩句以抒發之？則其用必不只於所謂「年庚印」而已，因而稱「甲寅後有合作則用此印」，實則其往後書畫佳作，亦幾不見此印之鈐，未知緣何故也？（註一）

「靈漚之館」。五十四歲（？）刻

周澄先生於《故宮文物月刊》以爲約民國六十七年刻，時年五十四，十一月，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兼書畫處處長。不知何據？經查似不見書畫上鈐用，唯「年表」記五十六歲購宅汐止舊莊顏曰「靈漚小築」，不知「靈漚之館」是否與「靈漚小築」同時所命？果爾則治印時間須延後二年。除「之」字外，餘均作滿白處理，而全印卻靈動自然，此風格在其存印中並不多見。



張爰長壽 壽山石、雙獅鈕  
1.8×1.8×9公分  
大千華誕，辛酉江兆申敬篆

故宮後期（五十五至六十七歲）——存印四十二方/贈印二十一方

先生於五十六歲購宅汐止舊莊，顏曰「靈漚小築」。五十七歲，《印林》第二卷第三期專輯介紹，收十八方印拓。六十二歲，初春始臨「石鼓文」。得兩株菩提樹，移植「靈漚小築」，因又名齋曰：「雙菩提樹龕」。秋日，始作正草隸篆四體書屏。六十五歲完成臨「石鼓文」三百通。六十六歲因心梗梗塞住院。六十七歲，九月自故宮博物院退職。

此期十多年間對外幾無篆刻活動。偶一治石，也多是自刻自用，故多不署旁款。以副院長之尊，不再應人求索，偶爲大千生日頌壽（五十七歲）、或門人如李義弘（五十五歲）、



晞髮巖阿

接於宣紙略布位置、即反寫上石後刻之——如展場播放之錄影），在不經意中存其莽莽蒼蒼的質樸天趣。此印「癸丑元旦鐫」，時方任書畫處處長



「江兆申印」、「芥原翰墨」五十八歲刻

此對印似略參黃牧甫風格。

「雙菩提樹龕」。六十三歲刻

按贈印中另有一同式印：「雙菩提樹龕」青田石印邊款：

雙菩提樹，移自菩提迎葉，其祖株即佛成道處。去年定植，自秋徂冬，今已枝敷葉茂，亭亭如蓋矣。因刻石記之。其時丁卯新春也。兆申補。附錦盒，內盛「芥原」、「雙菩提樹龕」、「不恨古人吾不見」、「芥原藏拓」、「江左沉酣」五印，



無寥心膽醉時真



追逐世好稱書工

歲為刻「笛音凝室」，許郭璜（五十八歲為刻姓名字號印）、何傳馨（六十三歲為刻姓名字號印），同仁如張臨生、譚怡令刻幾方印，都很自在從容，工致中帶著此許灑切的拙趣。此期所刻，能檢得的僅三十八方，卻有二十一方屬於本次贈印。（註二）

「追逐世好稱書工」。五十五歲刻  
此印的筆意豐富，是「以書入印」的佳作，偏高以留下緣的整體布局，是吳昌碩的常用手法；偏旁的挪讓疏密與線條的輕重變化，也參有鄧散木和吳平的影子，但灑落的筆致與用刀，仍然是江先生的獨特韻律。  
「無寥心膽醉時真」。五十五（？）

盒外題籤：「閒文齋館表字收藏諸印」。

此二印風格相近而一有款一無款，無款者屢見於其書畫作品，如丁卯夏（民國七十六年、先生六十三歲）的「江岸連雲」、庚午中秋（民國七十九年）之「琴賦」、辛未冬（民國八十年）的「林陰獨往」、壬申年（民國八十一年）的「詩意圖」（民國八十一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出版《江兆申作品集》，其篆刻亦只錄無款之「雙菩提樹龕」印拓），有款者反而未見鈐用，從收貯狀況看，有款之「雙菩提樹龕」青田石印與「芥原」、「不恨古人吾不見」、「芥原藏拓」、「江左沉酣」五印同盛一錦盒內，盒外題籤：「閒文齋館表字收藏諸印」，而其他四方皆七十一歲時在埔里所刻，所以有款之「雙菩提樹龕」印極可能為後刻而加題以長款記事，江先生於晚歲（乙亥七十一歲）加題補款之例甚多，此款云：「其時丁卯新春也。兆申補」，已吐露訊息。從印風看此印也更隨興樸拙，尤屬晚年意致了！以相關刻題，故提前

六十二歲刻

此印《江兆申篆刻集》置於「追逐世好稱書工」（己未，民國六十八年五十五歲刻）與「老大意轉拙」（己未，五十五歲刻）之間，與前舉四十一歲前所刻「兆申椒原書畫」（兩面印，另一面是「黃山麓漸江原」）作對印排列，初疑亦作於五十五歲左右，因兩面印不便鈐蓋而改配，然其印風實與「兆申椒原書畫」的整飭不類，搜檢其書畫上鈐印也無將「兆申椒原書畫」與「無寥心膽醉時真」配對鈐蓋之例，管見所及是一件「四體書四屏」（框）的第二屏草書下左鈐有此印，乃民國七十五年、先生六十二歲時所作（《江兆申書法作品集》二六）。就印風看，應是反寫布稿，故橫豎畫未必平整，線條隨機修飾的意味甚多，整體氣息方折而略帶執拗，點畫似草草而自由縱放，然寓墨趣於刀鋒、含整飭於寫意，所以也很可能是遲到「六十二歲，初春始臨石鼓文」至「秋日，始作正草隸篆四體書屏」之間，熟寫篆字後所刻製。

於此討論。

巴林石印十六方：「江兆申印」、「水流雲在」、「兆申適意」、「靈瀕」、「椒公幻駐」、「黃山麓」、「芥原題記」、「古歙州」、「兆申芥原」、「雙菩提龕」、「江兆申印」、「原父」、「兆申畫」、「無聲之詩」、「濟陽江是」、「春草碧色」。六十三、六十六歲刻

此八對十六方巴林石小印均無款，而用印質材、印面風格趨於一致，疑均同時期所刻，其證一：民國七十六年「印證小集」為印月曆邀索江先生近刻，函覆以「近作小閒章」——「無聲之詩」（署期是「十一月十日」）。（參陳宏勉《老松閱世臥雲壑》文頁六十一）其證二：民國七十六年丁卯畫「琅玕散碧」、「曳杖閒吟」，署款後鈐有「兆申芥原」、「雙菩提龕」二印，至民國七十九年（六十六歲）庚午作「滄洲趣冊」十開，則盡鈐此十六方小印。（《江兆申作品集——詩文書畫篆刻》頁一五二—一七〇）

滑之俗；後者快意切刀而樸拙生姿。  
 「江兆申印」、「芥園翰墨」。  
 六十八歲刻  
 據稱此二印是江先生嘗因齒疾求  
 診於張心白先生（一九二六—一九九  
 ○，篆刻家，亦為名牙醫），事後  
 謝贈以小畫乙幅，張又回禮以此對章  
 （陳宏勉先生見告）。款稱：「自製



老松閱世臥雲壑



笑拍洪崖問千丈翠巖誰削



門外滄浪

對印，庶乎餘勇猶可賈耶？」似亦為  
 得意之作也。  
 「揭涉園」。七十歲刻  
 此印以書入印，渾然天成，淡淡  
 若不經意，而餘韻不絕也！  
 「笑拍洪崖問千丈翠巖誰削」、  
 「老松閱世臥雲壑」、「走雖不  
 敏」、「心游目想移晷忘倦」、「歸  
 與白鷗盟」、「門外滄浪」。七十  
 一歲刻  
 前五方白文印奏刀爽利，平正  
 中有傾斜不羈的縱姿，如同其書法的  
 「工在不穩」，拙中見巧；朱文「門  
 外滄浪」精雅和暢，寬舒怡然，而皆



心游目想移晷忘倦

走雖不敏

歸與白鷗盟

據稱民國七十六年左右，台北新  
 進一批精緻的巴林石對章，江先生一  
 方面對外宣稱眼睛不好，久已棄刀，  
 一方面在家玩得不亦樂乎（參陳宏勉  
 〈老松閱世臥雲壑〉文）。也因是自  
 玩自樂，許多印不曾正式發表刊載於  
 出版品，卻刻得自在從容、拙中見

巧。此期多治小印，深秀精整，而以  
 樸拙快意為尚之作漸多。  
 退休以後（六十七至七十二  
 歲）——存印七十八方／贈印  
 十九方  
 江先生六十七歲自故宮退職後  
 移居南投鯉魚潭側，顏其齋曰「揭涉



質有趨靈



雲影闌窗

「埔里」，六十七歲刻  
 質樸平正。  
 「雲影闌窗」、「質有趨靈」。  
 六十八歲刻二印錄影示範作，前者拙  
 中見生，後者樸茂深秀。  
 「兆申芥原」、「雙菩提樹  
 菴」。六十九歲刻  
 前者整飭中見韻致，以頓挫避纖

此期存印七十八方，贈印有十九  
 方：

「埔里」，六十七歲刻  
 質樸平正。  
 「雲影闌窗」、「質有趨靈」。  
 六十八歲刻二印錄影示範作，前者拙  
 中見生，後者樸茂深秀。  
 「兆申芥原」、「雙菩提樹  
 菴」。六十九歲刻  
 前者整飭中見韻致，以頓挫避纖

此期存印七十八方，贈印有十九  
 方：

「埔里」，六十七歲刻  
 質樸平正。  
 「雲影闌窗」、「質有趨靈」。  
 六十八歲刻二印錄影示範作，前者拙  
 中見生，後者樸茂深秀。  
 「兆申芥原」、「雙菩提樹  
 菴」。六十九歲刻  
 前者整飭中見韻致，以頓挫避纖

註釋

1. 拙文校稿期間，承王競雄女士惠借《江兆申詩文書畫篆刻選》一書。〈年表〉稱印行於民國六十四年。封面山水一幀，民國六十二年繪，圖右下即鈐有此「嗚我為牛」押腳章。
2. 拙文成稿後，又陸續得前故宮副院長張臨生、譚怡令女士惠賜江先生生前為其所治印數方，故此期所刻印當超過四十方，另聞其他同仁亦有江先生為其所治印，未及探入，暫志於此，來日再補。

課，灑落的用刀與率意的布局間，仍存著若有似無的刻意經營。

從一、二期的大量刻印，到三、四期的驟然減少，以至晚年重理舊印稿印作的感懷，江先生的「篆刻」，也類同於其「篆書」，在兒童年輕時親密接觸，中歲逐漸疏闊，步入晚年才再重溫舊夢……「為問故人今好在」、「江畔青山印夢稠」，如斯篆印、如斯夢境、如斯一生……。

附記：本文之撰寫，承蒙傅申、周澄、陳宏勉、張臨生、王競雄、譚怡令、朱林澤、李登儒諸先生女士熱心提供相關資料，特此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分期	年歲	存印數	資料出處與備註
一、家學自學期	1925~1961 1~37歲	存印23方 贈印1方	18方印拓刊登於《藝術雜誌》第三卷第五期（1961，民國50年10月，時江37歲）。
二、海嶠前期	1961~1965 37~41歲	存印252方 贈印3方	一是16方印拓，款拓二面刊登於《海嶠印集一集》（1962，民國51年8月，38歲）。 二是236方印拓、款拓22面，鈐拓於民國54年5月展覽之六冊《靈滙館印拓》（1965，41歲）。 三是50方印拓收錄於傅申先生自鈐《近代四大家印集》（收江兆申、李大木、吳平、傅申四人印譜各一冊）中之《江兆申自用印集》（1966~1967，民國55~56年，42~43歲）。
三、海嶠後期（故宮前期）	1965~1979 41~55歲	存印85方 贈印7方	一是江先生為莊嚴所刻17方印拓、款拓5面刊登於《台灣印社社刊》第四集，（1999，民國88年11月），諸印刻於民國53至57年間。部分印或可歸入上一期。 二是9方印拓、款拓4面刊登於《海嶠印集二集》（1969，民國58年元月，45歲）。 三是54方印拓、款拓5面刊登於《江兆申作品集》，（1979，雲崗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8年10月，55歲）。
四、故宮後期	1979~1991 55~67歲	存印42方 贈印21方	一是18方印拓、款拓4面刊登於《印林》第二卷第三期，總7期（1981，民國70年6月，57歲）。 二是篆刻印拓123方、「靈滙館舊摹鈐印封泥」摹封泥8枚、鈐印30方刊登於《江兆申作品集——詩文書畫篆刻》（1992，台北市立美術館，民國81年10月，68歲）。
五、退休以後	1991~1996 67~72歲	存印78方 贈印19方	一是82方印拓、款拓5面刊登於《印林》第十七卷第二期，總98期（1996，民國85年6月。江5月逝世，壽72）。 二是250方印拓、款拓55面、印稿5方，另加簽題18則刊登於《江兆申篆刻集》1997，民國86年7月。逝世一周年）。



傅申老師於1966年手拓輯存的「近代四大家印集」（謝明松攝）



不恨古人吾不見



芥原



江左沉酣



芥原藏拓

有長款註記印文所出，楷題斑斑，恍若年輕時讀書逐鈔的景致——「投老為之」，以思兒時之樂，亦當為歸隱之一快也！

「芥原」、「雙菩提樹龜」、「不恨古人吾不見」、「芥原藏拓」、「江左沉酣」。七十一歲刻

五印或當一時所刻，白文印風雖拙，而拙中寓巧；朱文「江左沉酣」精雅若「門外滄浪」，而整飭過之。

由上述諸印可知：江先生晚年書印雖傾向「老大意轉拙」，然落刀處仍能時時收攝，回歸工整嚴正。退休以後，多跋長款，似追憶兒時讀書鈔字日課，灑落的用刀與率意的布局間，仍存著若有似無的刻意經營。印人心緒在刀尖流轉，往昔歷歷，從方寸間無限擴展：

結語

我們從江夫人捐贈故宮的五十方印，嘗試為芥原先生的篆刻分期——

第一期、家學自學期一九二五~一九六一（一~三十七歲），存印二十三方/贈印一方，廣習古璽秦漢

印封泥與明清流派印，淳穆為尚，渾樸雅茂，頗得古法。

第二期、海嶠前期一九六一~一九六五（三十七~四十一歲），存印二百五十二方/贈印三方，兼涉近現代印人技法，以融入印風，自然流瀉多元面貌，又以切澀線質、略帶生拙方折的結體，在眾人中自具特色。

第三期、海嶠後期（故宮前期）一九六五~一九七九（四十一~五十五歲），存印八十五方/贈印七方，前段沿續前期印風，後段愈見爽利峻峭，多治大印，雄宕豪邁。在日本期間所刻極隨興作品，縱任墨韻，別有一番天真奇趣。

第四期、故宮後期一九七九~一九九一（五十五~六十七歲），存印四十二方/贈印二十一，多治小印，深秀精整，而以樸拙快意為尚之作漸多。

第五期、退休以後一九九一~一九九六（六十七~七十二歲），存印七十八方/贈印十九方，印面布置隨興，以拙致為主要的作品更多。往往跋以長款，似追憶兒時讀書鈔字日